

鮎
埼
亭
集

三一

鮎
埼
亭
集

PDG

鮎埼亭集外編卷四十六

鄞 全祖望 紹衣

簡帖 六

說杜工部杜鵑詩答李甘谷

承問古今之箋杜鵑行者紛紛異同當何所主愚反覆
此詩當係立宗劫遷南內肅宗不朝而作首四句故爲
錯落不欲顯其意也其曰我昔遊錦城結廬錦水邊有
竹一頃餘喬木上參天杜鵑暮春至哀哀叫其閒我見
嘗再拜重是古帝魂蓋指立宗之去國雖奔竄蒙塵而
蜀人戴之無貳心也其曰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嗔仍

爲餒其子禮若奉至尊蓋指肅宗在靈武李郭諸將爲之盡力番戎亦皆助順一如所以事玄宗也其曰鴻雁及羔羊有禮太古前行飛與跪乳識序如知恩聖賢古法則付與後世傳君看禽鳥性猶解事杜鵑蓋指玄宗還京都人聚觀涕泣及居興慶宮父老過之多呼萬歲是也其曰今忽暮春閒值我病經年身病不能拜淚下如迸泉蓋指玄宗逼遷而崩肅宗以病不臨喪是也蓋國家君臣父子之際難以訟言而又不忍默而已故託之杜鵑況前此玄宗幸蜀正與望帝有關會晚年遭變工部自歎遠羈蜀中不得維持調護於宮闈之間也夫

百鳥因杜鵑而奉其子而爲杜鵑之子者反漠然則百鳥之不若矣前人解此詩亦有指南內之事者特未能逐句闡明其意或更疑玄宗崩於辛丑而工部以乙巳至雲安其事相隔已至四年頗於是歲不合然予嘗讀李端叔姑谿集則云工部追念開元之盛屢見於詩及張李劫遷上皇遽爾殂落流傳至蜀固已踰時且爲尊者諱亦不敢遽形篇什迨至雲安有觸於杜鵑因不覺言之淋漓至是耳其論真可謂先得我心者今并錄之以復足下

答胡復翁都憲論義山漫成五章帖子

辱示義山漫成五章箋釋以爲義山生平出處自敘之
畧故隱詞以寄意實發前人所未發顧尚令禱昧覆審
其閒因取唐史及本集證之則亦畧有足以引申尊意
者義山蒙負恩無行之謗長洲朱長孺始暴白之謂義
山之爲令狐綯所惡者以其就王茂元鄭亞之辟而二
人爲李衛公之黨故也當時黨論牛曲李直義山之去
就不可謂非且衛公雖惡綯父楚而於綯則固嘗有補
闕之任矣綯因其失勢而力排之如此險人而必始終
依之是且流爲八關十六子而後不爲負恩不爲無行
也其論核矣然不知義山於漫成五章中已自道其心

跡也首二章謂沈宋王楊不過屬對之能而志其歸依於李杜蓋自喻其少年雖學章奏之文於令狐楚而非其所願誠如執事之所解矣然其歸依不徒在李杜之文章而推本於其操持則有慕於太白之忤中官少陵之每飯不忘君父而感歎於蒼蠅之惑以致傷於異代之同遇者情見乎詞是非徒以文章言之也中二章謂茂元以將種克繼家聲擬之征虜而其擇壻則自比於右軍且喜其能用已於草萊亦誠如執事之所解矣但其所云偏師裨將則當是茂元會計澤潞時蓋茂元帥河陽是全軍非偏師是大使非裨將也若討澤潞時則

何弘敬王元逵爲招討茂元特偏師耳裨將耳其時義山在軍中爲之草檄故喜其能用草萊也然其云不妨常日饒輕薄則又指令狐輩誹謗之口以見茂元能爲國討賊豈真締交浪子者而已之非輕薄亦可見矣此正與次章操持之說互相剖析者也末章以張郭比衛公亦良然但其賦此詩恐是因杜悰之再復維州而發方文宗時衛公復維州牛僧孺以開邊疊抑而阻之衛公深以爲恨大中三年悰卒復之而衛公亦卽於是年卒矣維州爲西番要地復之本非驢武而卽所以和戎特見阻於黨人之門戶今悰成衛公之志而衛公卒不

及見也故垂淚而傷之義山贈悼詩有曰人言真可畏
公意本無爭亦卽此詩之意也合而觀之則義山生平
沈屈歷然可見然向非執事發其蒙則亦無從遽攷也
義山閨房諸詩蓋其所以招輕薄之論然攷其悼亡後
柳仲郢予以樂籍而義山固辭以爲早歲志在玄門此
都更敦風契南國妖姬叢臺妙妓雖偶涉於篇什實不
接於風流乞從至願賜寢前言使國人盡保展禽酒肆
不疑阮籍則又可以見諸詩之未足定其生平也并請
質之

奉答謝石林侍御論碑版故事帖子

會典五品以上用碑五品以下用碣庶人祇用壙銘卽
柳州所引唐令也然以今之官制攷之正難以一例拘
內官則京卿而外翰詹之講讀諭洗新升五品之科道
用碑宜也部郎及內閣侍讀諸官其可乎外官則僉事
以上用碑宜也府貳州牧諸官其可乎至右班則非總
兵以上亦難用碑蓋唐宋時官至五品甚難與今日稍
不同柳州爲楊郎中作墓碣謂郎中於品第五以其秩
不克偕故降從碣然則古人於此原有裁量不肯紊也
自明以來不論秩而論望故如郎中之秩不爲卑而望
甚淺是又當斟酌而用之穆堂詹事謂今雖開府以上

苟非有詔賜碑皆不得稱碑但可曰墓表耳故其應陽城相公家之請但曰墓表此未嘗詳攷會典而遽爲之說者也會典固有賜碑之禮但止爲重臣而設此自唐宋以來皆然若五品以上之用碑者不必俱邀君賜也賜碑亦有數等或御製碑文或但用御篆或勅詞臣撰文或但給碑價而已其御製文與篆者非輔臣助臣不能得其給碑價者則賜葬之臣皆得之若五品以上之用碑者則特以其官應立碑卽無卹典亦得立之歷攷唐宋以至今所同也至於墓表則碑碣所通用墓碣稱表柳州爲其父侍御府君及陸給事是也墓碑稱表歐

公爲其父崇公是也徐師魯謂碑碣有尊卑而表無之
蓋碑碣之變稱是矣而潘蒼崖謂碑高不過丈二碣高
止四尺表之高與碣同是竟以表爲碣而黃梨洲祖其
說雖本之家禮然實非也攷之漢人之制士庶皆得用
碑自唐以後則截然獨香山爲長城縣崔令遺山爲費
縣郭令皆作碑此其僭不可訓至元人則其誤用益多
矣碑碣之變稱攷之漢人文字有曰神道闕銘曰墓闕
銘曰墓石柱文曰墓幢記曰冢闕銘曰穿中柱文曰殯
表曰靈表曰神誥曰哀讚曰哀頌曰哀辭皆金石例所
未備也卒復不罄

與唐丈南軒論漢隸書

漢隸本末前日席閒未竟其說大畧其難定者有數節
焉往者嘗聞吾友趙君谷林之言矣其引蕭子良曰秦
時王次仲作八分書漢靈帝時有上谷王次仲與秦時
人同姓名亦作八分書鍾繇謂之章程書李陽冰論篆
本之谷林謂古今之見於同姓名錄者多矣不應兩次
仲皆能作八分書也且旣已作於秦矣何以又作於漢
耶豈其法之失傳耶抑別有進於古者耶若稽之酈道
元水經注則所謂大酈小酈者正在今之上谷又不應
兩次仲皆居上谷也然則東漢時之次仲乃傳之者妄

也至歐陽子誤以八分爲隸不解其所以致誤之因及攷晉衛恆四體書勢曰秦旣用篆奏事煩多篆字難成卽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漢因行之隸書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靈帝時師宜官爲最梁鵠竊得其法授之毛弘今八分皆弘法也夫次仲作八分法未嘗作楷法卽衛氏亦於下文明言毛弘所精之法爲八分則上文當言次仲始作八分歷傳宜官以至於弘何忽云作楷法也其言宜官之書大者一字徑丈小者方寸千言是直以楷書當之非八分也然則衛氏誤以八分爲楷而歐氏又誤以八分爲隸此亦殊不可解者也

楷書作於程邈自漢以來皆無異詞而道元謂其自出於古非始於秦又異聞也

辨隸古書分書眞書答董霖圃

隸書分書眞書漢魏而下勢錯難攷趙德甫辨歐陽公以分書爲隸之謬謂唐以前皆指眞書爲隸其言似核而未盡故洪盤洲五隸仍用歐公所稱予攷之諸書如洛陽伽藍記曰三字石經爲古篆隸三種字其所云隸則是眞書然又曰別有四十八碑皆隸書其所云隸則是分書水經注曰程邈作隸是眞書然又云王次仲作今隸書則是分書是似乎分書與眞書皆得稱隸不特

此也卽楷書亦不得專屬眞書如衛恆隸勢曰王次仲始作楷法江式曰熹平石經楷法多蔡邕書其所云楷是分書而蕭子良曰鍾繇始作楷法則是眞書是似乎分書與眞書皆得稱楷然則金石錄之言未足定也蓋嘗攷東京以前未有分書之稱蔡琰始有隸入篆二之說而分書之稱自此起孔安國尚書序謂以今文讀古文爲隸古定之隸古者謂雖隸而近古兼有篆體二分存其中也然則程邈所作是眞書王次仲所作是隸古書漢人惟文移案牘用眞書此外皆以隸古行之故漢人所謂楷法者隸古也而眞書最賤曹魏以後眞書之用漸廣而眞書亦得稱

楷法矣真書進而混於楷故隸古亦降而混於真其實漢人以隸古書爲楷書而真書則祇稱隸書自魏以後始混之故隋志有楷書又有隸書不相混也隸古書大畧卽含分書而隋志以爲始於魏則漢之隸古又微不同於分書洪盤洲云漢字有分有隸其學中絕不可分別則以分書亦出於漢與隋志異而洪容齋云隸古變於魏而後有分以分視隸猶康瓠之於周鼎則已不同於盤洲矣吾邱衍曰分書隸古之未有挑法者比秦隸則易識比漢隸微似篆以篆筆作漢隸卽得之以吾邱之言推之又似分書先於隸古要之隸古之不得竟稱

分書則有明徵竊以爲漢人石刻皆隸古書其入魏者始爲分書袁清容云大篆最忌雜小篆隸古最忌雜八分是矣明乎此則隸古書分書眞書判然而歐趙洪三家連環之結可解矣

鏞案張懷瓘謂八分篆之捷隸八分之捷郭忠恕云小篆散而八分

生八分破而隸書出蓋皆以隸古爲八分先生此辨可以折衷羣言答南軒書係少作此乃晚歲定論也

與厲樊榭論機神廟祀書

機神非命祀足下所作碑文甚有援据顧於祀禮中天人正配之故尚未分析古者上祀則天神之祭配以人鬼如五天帝則以五人帝配之社神配以勾龍稷配以柱郊祀亦配以始受命之先祖蓋天道遼遠恐吾無以